

两·地·书·丛

LIANG DI
SHU
CONG



鲁 迅 与 许 广 平

LU XUN
YU
XU GUANG PING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鲁迅与许广平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两地书丛

鲁迅与许广平

本社 选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75 印张 293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5,000 定价: 8.00 元

ISBN 7-80505-806-7/I·730



1927年9月11日鲁迅、许广平在广州

序 言^①

这一本书，是这样地编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霁野，静农，丛芜^②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说漱园^③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，为他出一本纪念册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没有想到，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习惯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毁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烧毁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连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“瓜蔓抄”^④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，随

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^⑤，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^⑥的时候，我在弃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。这并非为了消灭“谋为不轨”的痕迹，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，是很无谓的，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后来逃过了这一关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积起来，我又随随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^⑦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，因此听说就在找我。自然罗，我只得又弃家出走，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。

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，我就担心，怕大约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寻了一通，果然无踪无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，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，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^⑧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点没有损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，早经遗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，大家决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监，到过战场，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，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。我们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，有些可爱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静静的写字，我们便略照年月，将他编了起来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统名之曰《两地书》。

这是说：这一本书，在我们自己，一时是有意思的，但对于别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们都未曾研究过“尺牍精华”或“书信作

法”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该进“文章病院”^⑨的居多。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，本身情况，饭菜好坏，天气阴晴，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，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，就不免糊涂得很，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，从现在看起来，大抵成了梦呓了。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，那么，我想，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别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们不然，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，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，以免误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^⑩中之一人，看近来书籍的广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则旧作也即飞升，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，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，其中并无革命气息。其二，常听得有人说，书信是最不掩饰，最显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并不，我无论给谁写信，最初，总是敷衍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这一本中，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，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，因为我们所处，是在“当地长官”，邮局，校长……、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话，是也不少的。

还有一点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将有几个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坏，并不相同。此无他，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则单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开审”^⑪之类的麻烦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来，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，在不断的挣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骂诬蔑的也有，但我们紧咬了牙关，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间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

间，就是漱园和柔石。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，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，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，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，其实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鲁迅。

注释：

① 《两地书》最初在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。

② 霁野、静农、丛芜 即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（1905—1978）。他们都是安徽霍丘人，未名社成员。

③ 漱园 即韦素园（1902—1932），安徽霍丘人，未名社主要成员，翻译家。曾任《莽原》半月刊编辑。译有果戈理的小说《外套》、俄国短篇小说集《最后的光芒》、北欧诗歌小品集《黄花集》等。

④ “瓜蔓抄” 《明史·景清传》：明代建文学（朱允炆）的遗臣景清，企图谋刺明成祖（朱棣），事情败露，“成祖怒，磔死，族之。籍其乡，转向攀染，谓之瓜蔓抄”。

⑤ 自由大同盟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，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，1930年2月在上海成立。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等自由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鲁迅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之一。

⑥ 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 鲁迅签名发起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后，1930年3月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下达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等”的密令，鲁迅于3月19日离寓暂避，至4月19日回寓。

⑦ 柔石（1902—1931） 原名赵平复，浙江宁海（今并入象山）人，作家。著有中篇小说《二月》，短篇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等。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，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。“有我名字的东西”，指鲁迅与北新书局签订合同的抄件。柔石被捕后，鲁迅于1月20日携眷避居黄陆路花园庄旅馆，2月28日回寓。

⑧ 枪炮的交叉火线下 1932年，上海“一二八”战争发生时，鲁迅的住所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，受到炮火的威胁。

⑨ “文章病院” 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的一个专栏。它从书刊中选取在语法上有错误或文义上不合逻辑的文章，加以批改。后来编辑成册，以《文章病院》为书名，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
⑩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（简称“左联”）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。领导成员有鲁迅、夏衍、冯雪峰、冯乃超、周扬等。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，1935年底自行解散。

⑪ “听候开审” 1927年7月24日，顾颉刚自杭州发信给即将离广州去上海的鲁迅，说鲁迅在文字上侵犯了他，将到广东“提起诉讼，听候法律解决”，要鲁迅“暂勿离粤，以俟开审”。参看《三闲集·辞顾颉刚教授令“候审”》。

目 录

序言	鲁迅 (1)
一、北京 (一九二五年三月—七月)	(1)
二、厦门—广州 (一九二六年九月—一九二七年一月)	(111)
三、北平—上海 (一九二九年五月—六月)	(321)

北 京

(一九二五年三月—七月)

1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《小说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诉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没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赞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毕业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钓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……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愤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许

多毒菌的空气，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。^①做女校长的，如果确有干才，有卓见，有成绩，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，然而“昏夜乞怜”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。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，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转眼就掉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蚕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么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许他么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饮了苦茶——药，再来细细的玩味，虽然有些儿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。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——除非毕生抱病。——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^②中答话的那样模胡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专此布达，敬候撰安！

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。十一，三，十四年。

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，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

的身分地位，请先生不要怀疑，一笑。

注释：

① 这是对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行为的揭露。据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的《驱杨运动特刊》记述，杨荫榆除迫害反对她的学生外，又对某些学生进行利诱，如声称“某校欲聘○○教员，同学中有欲担任者，请至校长办公室接洽”；“北京某大学欲聘助教，月薪十五元，倘能继续任职者，每年可加至七百元”等等。

② 章锡琛（1889—1969）字雪村，浙江绍兴人。当时任商务印书馆《妇女杂志》主编，后任开明书店董事兼经理。他经常在《妇女杂志》“通讯”栏内，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。《妇女杂志》，月刊，1915年1月在上海出版，1931年12月停刊。

2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去看——学风如何，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了校门，和社会相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学校的情形，也向来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较好者，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，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。现在可多了，竞争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。教育界的称为清高，本是粉饰之谈，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。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